

異屑

怪異之事。聖人不言。為其幽幻無徵。徒生疑懼。而
神禹鑄鼎象姦。使民知所避害。此一意也。蓋少見
斯畏。惟聞聽漸。唱祝若尋常。印忘其為怪。故云。見
怪不怪。其怪自滅。然則紀異之書。非甚無謂。自搜
神化以表。不少承述。怪誕世出。誠不勝載。問亦頗
錄。新相禱問。敢云放古。聊佐坐譚。作異屑。香草主
人祝。亮。識。

不悅



游恂

游恂邑西近邨人。父明徑。有心計。頗饒家貲。生四子。恂最幼。長子生。及文在手。曰甲。即以呼之。稍長。穎悟異常。而甲字中直德。目名化日。以應童子試。十歲入庠。尋瑯。其父遂以悲憫終。後恂兩兄亦相繼亡。時恂年少。性桀黠。美姿製。不能讀書。恂賞補該生。善治財產。能守家。鄉里稱之。後數年。漸淫。該無賴。其母不能禁。由是聚飲博戲。狹斜游宕。每以晝夜。未幾家落。

06338

恂辭給校詐。乃結匪人為友。常設局誘人博。遂以為業。嘗有郡侯富家子某博。分得步若干。踰年赴郡。日暮將出。小南門。遇某於城下。著衰麻衣。形色慘淡。勞目視恂。恂而避之。又疑其眼。因問人某父何時歿。人曰。其父則存。聞其子囊為平陽奸人因陷。以恂志^死。日矣。恂大怖。懼鬼之索索也。急歸。既而無恙。肆行無忌。自是感覺咸不齒。至年三十餘。貧。恂^死。病依床。歎一。嗟。目不能。士門行數里。過一。

婦在門。詢之。乃仲兄家也。先是仲新物故。同
女疾革。家人竊謀配仲為巫婚。女適言曰。吾一日沒
將遁游生矣。及期果絕。遂以合窆。於是恂與嫂相見
甚歡。恂問其故。嫂曰。頻日忙甚。日夜出外。不知作
何自當。夫選當能來也。嫂乃共羞。與恂敘語。俄而仲
婦見恂。大怒拍案詈曰。汝將死矣。余為汝累。余慙甚。
汝害人為。今汝妻終。余往料理。終無濟。汝不免
矣。言訖。揮手歎。毆。搜為勸解。恂階遁。途中乞一官廨。

門外乃聯云。冥誕難逃。生者死。死者復死。陰謀畢按。
智者愚。愚者不愚。才沈吟。聞人聲沸騰。警。而醒。
漫淹留數日。乃死。初。恂父在時。凡人家穰病者。設送
堂中。或門外。恂父輒偃臥往嚮。而只醉。及覺。述某
宗門戶。饌其甚。使人往。皆符。一夕適某宗飲。過
楊府。携一童子。眉目秀朗。可愛。遂乞以歸。而生
甲。

杜邨妻掃氏。惟一子。年甫弱冠。為人誣贖。遂就。隸
役。梓至。門喧。掃懼。聞城中有刑。胥李榮春。一。言勢
煊赫。能生死人。因往乞拯。李言饋我百金。可保汝無
辜。掃即許諾。李得金。遂寢其事。既而里具百金。無難
色。掃宗必饒。悔不多索。然翻業即遲。即教羣隸。復往
宣擾。掃大驚。寤念事仍未已。前堂如投水中。後將海
壑。難填。吾產為之蕩矣。計無所出。逕登樓。難徑而死。
後十餘日。李過東門坎橋下。見掃散髮。蓬首。立。怒。索可
捕。驚而仆。昇婦。掃追至床頭。捋其髮。拽而去。李死之
日。數里許。農宗產一牛。其家故識李者。夜夢牛為李
前身。詢知李即於是日死。戲呼李名。牛輒鳴。若應。其
子聞之。往呼曰。爹。牛亦鳴。因買之。燂卧以苦蓆。飼以
稻梁。月餘。歎雷震牛死。其腹只字。視之。李姓名也。

豐山農人

豐山農人耘於田。歛。自後。割。其。醫。痛。不可。回。視。
無人。一。片。肉。已。落。鮮。血。淋。濕。遂。仆。地。其。家。人。昇。之。歸。

敷以藥。良久始甦。先是鄰邦有女為妖。宗已六。一日
又一妹來竊。獲扶過之。大怒。持刀逐之。至豐山田中。
值蒼伏田方耘。扶走匿于腹下。獲扶併力斫之。中蒼
醫云。扶為女言如此。聞者大笑。

陳慶濤

陳揚二神。不知由來。其後崇唐無微。邑人多崇祀之。
凡城郭街衢及山谷間。率以磚砌小亭。設炉以供魚
火。氏大者建祠三楹。雕塑神像。定期祭祀。演劇報賽。
神亦時有靈應。故人益敬憚之。邑之具宿東山祠
中。竊神前小瓷瓶一事。往城中賣。陳慶濤以賤值贖
之。置之廳事間。數日瓶忽鳴。聲隱隱如吹笙。次日其
弟暴亡。既殮。瓶猶鳴。家人以為不祥。送之於城隍廟
內。瓶為時鳴不止。人多往聽之。旬日乃靜。

鰲江民

鰲江以上戶。鄉民賣酒米雜物。夜常獨宿肆中。一夕亦
初更。即閉戶睡。鄰人疑其早。某日亦亦事。故偃眠。

耳。改而夜半。闻户外有人呼其名。信比同遊。某即倉皇起。短衣跣足。行四五里许。见舍宇宏敞。门外樹屏。中殊書一崇字頗大。自外遙望。重門深邃。堂上兩燈倚席。羣僕往來交錯。似將宴客。其人憇某入觀。遇閹者止之。某稍是長解。不敢進。頃而召某衣出。吾人与相識。拉之坐門外石上。問曰。今夕有何貴客。青衣曰。昨日地府判官來。挾一冊云。錄此方瘧疾之人。留之飲。詰朝行矣。某因詢曰。吾西鄰王四近

染此。當在錄否。青衣曰。此人只肝膽吾知之。

保

其無恙。吾聞瘧疾死者。皆生平瀆葺無志氣。甘心媚人之輩。稍耿介者。輒無患此。某歎復詢。忽聞鼓吹聲。青衣遽起趨入。其人亦不見。轉瞬間四顧無人。舍宇烏。心異之。時月色朦朧。晨鷄亂鳴。某急奔回。比至。天已曉矣。而門扁如故。不知片何而出也。尚昏然叩門。鄰人共詰之。某不能為。乃以物撥門。擖而見衣在床。履在地。亦不鮮。何以適去。有人拾遺。所

後曰。瘡腹者。時葉所使。奔走於楚。心亦一時
習事也。判官從收指此種人。豈能從其類哉。如
四者。可謂庸中之佼佼矣。

大王廟

瑞書賣錫童子。累月至城外邨。見大梓樹。深陰遠要。
遂於其下休息。涼涼。與諸童嬉戲。既倦。迺得巨碑。上
以錫黏大王廟三字。俄而供去。童蟻附之。或
於是。中蟻。留呈神靈。示好事者。即斂金。

廟樹。廟成。祈禱輒應。招賽正盛。後童子謝言。
人轉不信。反責童子。任慢事。事與搜神記相南。
桑生字相佞。或又謂童子。所為即神所憑。抑何也。

蔡沛

蔡沛。累月晝卧城隍廟。為風中傷。歸而頭痛甚。
其往問。曰。去云。卧對神明不敬。所致。須焚楮鈔。或
買酒。或干。禱。可愈。高如牙言。沛故閩人。潤澤冒。
輒以葱蒜湯。吸其湯。并葱。盡。攤。汗。病。差。矣。

以尤特禱之。驗告沛。怒曰。神何能索生錢。遂往
尋。正值判官。於是具稟城隍司。招判友崇實。
錢請神究治。是夜夢二青衣揖之。去見城隍。入門仰
視。以上。官吏嚴肅。衛仗森然。沛至。伏階下。神曰。爾所
判官。余已訊知矣。即擲其票下。沛視。尾尾判云。而所
偃臥。已六不敬。矧病由自取。賄亦爾。身自餽。根拔
誣判官。狂悖孰正。當移瑞安縣杖責二十。痛斃。
叱。遂醒。會邑令赴郡。沛隨行。道經瑞安。

索船。与埠役爭毆。牙首流血。令怒。繫送瑞庭。杖二。
起大笑。瑞令恠忘。沛曰。具述其故。

甌城丐者

瘡痕时行。云皆有神主之。果汎巨舟。來認滿載而去。咸
豐。寅。夏。夏。間。疫。厲。大。起。邑。城。蔡。氏。傭。僕。病。中。言。西
門。活。水。湖。只。大。船。久。泊。中。俄。者。十。數。人。去。皆。死。亡。
者。心。一。舟。側。舟。中。人。揮。之。去。僕。遂。不。死。後。同。治。甲。
九。月。即。城。及。兩。病。染。者。腹。痛。而。冲。鼻。息。冲。後。日。死。

垂上人。小南門尤甚。其地以山角鹿。亦祀蓋地主也。馬者四人。宿廟前戲場上。一馬未寐。聞其未向。廟神索人。廟神為象態。乞以犬豕諸畜代。勿許。亦必需人。且舟中尚乏水。工數名。廟神曰。若此。當即以戲場上四人与君。一馬聞之。魚起遁去。至暝。始告鄉人。眾斥其誕。或曰。請借往廟中。聽彼言。可知。迺隨之去。視三馬果死。一馬至廟。亦頓腹。稱不

甌商

東甌商人。販茶吳門。歸途徑括州桃花嶺。以事停。逆旅。樓中。夜半。橫卧榻上。方食鴉片。聞隔鄰。喜。一。聲。見一人。開門出。直趨床前。側卧燈左。与某對面。年一十。年。形。容。枯。槁。瞳。目。不。語。似。癡。至。里。食。烟。狀。某。揣。其。意。遂。調。鴉。片。与。食。其人。一。吸。而。盡。凡。三。吸。遂。恐。閉。門。寐。然。而已。某。初。不。為。怪。次。日。夜。半。走。似。形。害。舉。止。一。如。昨。夜。又。上。之。烟。亦。三。吸。

不疑此人兩食吾烟。不聞一聲致謝。又無他語。
神及曉。問主人曰。陽壁房中。有何客止。此
人曰。無之。某曰。何相瞞也。主人曰。不敢相瞞。其實無
人也。前月。只客携一僕來。亦食鴉片者。自云閩人。寄
居白餘。遇病而亡。臣柩而停房中。所以不言者。恐君
怖耳。今所見。必是鬼矣。某聞大驚。即束裝歸。

狂夫

咸寧間。北鄉峽口。有警者。每夜唱。沿門索米。以圖
活。一日晨起。往鄰邨。唱行三二里。地近江。款一狂
夫。自以干來。適入神廡。臥架上。寶劍插之。出。遇老人
於陌上。款迎刺之。老人奔呼。曲。警者方擣。填索。讓
不知也。其人轉向警者。以劍。正刺其胸。後拔劍出。
刃。其亂斫之。面目可斷。必齧。不可辨識。於是鄉人
集。嗔。繫送。鞫之。言。不通。竟不知何許人。乃
捶之。累。示。於中。庶。以。警。

孝姑

地。而之妖。崇人家必掃。去來無定。時聞。其怪不見。其形。凡詭集。鹹線。若小物。皆為致之。掃利。其功。顯。不款。驅除。久之。乃索。無應。掃心。厭之。而無如何。先是。北門。一掃。為妖。纏擾。日久。不勝。其苦。其家。乃遷。掃於。西鄉。登。香。廟中。廟。湖。前。有。六。梓。樹。數。日。後。妖。尋。至。遙。巡。不敢。入。棲。於。樹。上。忽。雷。雨。暴。至。妖。遂。擊。死。俄。而。坡。南。妖。以。來。鳴。之。聲。作。哀。聲。掃。詢。因。其。故。妖。曰。父。在。西。鄉。不。年。為。雷。電。斃。是以。泣。耳。以。而。曰。吾。父。歿。沙。亦。嘗。為。三年。服。矣。掃。曰。昔。吾。父。終。吾。僅。持。喪。一。年。寧。為。爾。父。如是。之。久。耶。妖。曰。然。則。難。者。亦。可。不。猶。愈。於。已。乎。掃。曰。吾。許。汝。之。當。即。去。不。者。吾。不。為。服。也。妖。慨。然。諾。之。復。恐。掃。不。信。索。掃。立。約。并。歛。其。女。供。置。於。畫。篋。託。置。於。於。燈。檠。後。陰。處。收。攬。之。而。去。自。是。遂。絕。

放警報

瑞興明徑應開雲言其舅氏某性嗜驚每食以為肴

饑夜必食數蟹而卧一女外出二更許入厨下見
縣警十餘頭皆豎首张口若召歆語然妾怪其素悉
解而放之須臾某婦即命煮湯妾投蟹湯既熟問蟹
蟹烏只矣妾不敢隱以實告某大怒舉沸湯向妾
投之妾呼號雷體頓爛痛苦欲死於是投入室中時
尚餘暑遂卸衣袴裸卧地上憔悴中見群蟹紛來皆
口銜水草一株澍之眩徧貼爛皮頓覺涼爽異常痛
楚漸減至曉皆結成痂即亦無害其富氏狀恐戒令
蟹

煮蟹報

東甌某好食蟹其煮法非夷所思以護蟹水生置蟹
其中覆以木蓋之上多鑿孔緩火煎之水沸沸熱蟹
皆躁渴頭尾孔出張口延頸喁喁然乃調漿醋苦灌
其口蟹頓清涼皆喜受飲既徧驅諸首使入須臾復
出又灌之如是數四於是蟹熟其味特美後某宗火
災將不能出急得果火通其下破椽一木甫出其

首兩肩格之救火之其有水龍去激水上澆通灌其
口暫得涼快既而復息下奔縮其首火愈上熾後從
禱孔出首水復灌其口如是者亦數四然後死其
報應惟肖乃歎蒼之者之更巧也

放麋報

永嘉西南津雅邨多崇山林深菁密群獸聚居尤多
麋時出食蔬蕪菜果其未嘗害人邨中獵者去捕麋
每意大出報秋三四頭歸一日逐麋至山下鹿窠入

靈宗靈源匿之獵者至搜之不得且誓曰此靈捕
詞謝之獵者既去靈開後戶放麋行數十步回首
立昭乃去靈氏所居左右前後十餘家皆同姓竝由
一戶出次年六月雷極長松生才周歲眉目異胡槩
矣可見衆共珍之時伏異與此地上歎麋未即見去
其宗大呼遂男婦大小傾室同追至村岸山及半嶺
麋乃奔見洞中呼聲未止羣趨視之無恙雷體俱氣
噬痕方共灌禱笑賀之靈氏屋後山裂泉湧邨中深

開者無慮百餘人獨口遺氏十餘家道在山上皆得生
金堆石舍少壞也

蛇

城中有某姓素習拳勇嘗暑月日將夕見大蛇入洞
方半孫倒拽之出蛇透對後十餘年歎見一蛇半身
無首某怪及知不利次日果暴死

刺蛇

予在書塾中堂兄畜一書看懸籠自外暑月初
更初聞書看驚躍聲然燈視之見蛇懸籠中遂挾短
刃敲蛇出寸之刺之能保得一鳥而蛇已如齧於心
常怵恨至二十餘年七月午炊後忽一蛇出長丈餘
徑圍靈竈堅附不動移時始蜿蜒而去居三日予妻
周氏仰毒而亡此必果蛇之移報也

張家老奴

昔康親徵為僕射二典事之長參時徵方寢二
旬下平孝一人曰我言長賊總由此老翁一人曰孫

由头上微闻之遂下一善遣由此老翁者送至侍郎
妻云之此人一 长其人不知出心心痛愿由天

上者送者明日引注由老翁者被放由天上者寸留
微在之间焉兵以实时乃歎曰取料由天固自不容
闻尔嘉张欢家弟四弟^家乃老叔遇事辄云只数张麻
生言曰他日还汝一个数於是脩善遣送至典史署
云家叔乃过求蔭官以懲之老叔持书出途遇二分
叔^{主人}假堂四分吾青汝送书汝始拉燈老叔遂
之及送者者被官念而回与老叔喧嚷张询臣故乃
歎曰真箇是叔此与魏僕射事雖有大小之殊而古
今天數同矣

夏象庚

帝鄉夏象庚字星槎为富陽祖等时召诸生王氏足
弟横行鄉里一才類雅其害鄉人密謀斂金千緡嗚
邑令以廣文村 衣袴以報其勢而伏之夏性
曰何忍出此彼 雖小亦由鸚窻雪暴而乘其

不才卧碑岂非为之，故今汝苦勞涉百勞何示徑
餽我之改可愧。心復可憐之感激彼稍充足亦
自不為非矣何必殺此謀手執不肯眾無如何等道
中止及夏解任婦二生亦相繼以夏年五十月未及
子至是兩妾俱及身一日醉解倦倚几上見兩生奔
入正室遂舉二子後皆入泮

雷異

江南鄉某氏年老未及子娶妾及身拒摠利氏產恐
其夫不得認乃密賄穩婆以緘鍼一枚囑曰生女
留之生男斃之於是產男穩婆遂以鍼納臍中見啼
在少頃歎大雷電撞摠與穩婆俱擊死產前亦揖見
在旁雨中蠕泣鍼半吐臍外眾咸擬知其故改而雷
入產室似撞不深聲聲不止現相庭中某乃合家為
戒設醮被之俄而駭之漸息見亦活及長無恙

苗夫人

劉拉兵富勒恒款夫入某氏將種也富三得良書曰

壽山之石。故帷箔之。存命惟謹。嘗與忤去人。去人
搜其銅項。擲地蹋之。扁壞如敝屣。然。侍者咸掩口。電
胡焉。夫人十歲時。隨父之野。中提兵任。好為男裝。戴
帽著襪。挾僕出遊。日以為常。眾供目為公子。而不知
其為女郎也。忽一日。出見黑風暴至。中乃巨。長數
丈。臂大於身。乘橋而來。無人扛。執障扇者隨之。每
其丈餘。後凡遇黑風。輒見巨人在鄉。則平地而行。在
城則高於城丈許。他人不見。夫人獨見之。又嘗於野
澗。澗獲一小鏡。照之。中乃大之。惡而拋之。既而復取
一照。真乃大在。乃力擲之。婦言父之驚曰。此寶也。正
使覓得之。已墮裂莫辨矣。

挑復靈

邑令挑復靈。諱肇仁。安徽旌德人。以貧鄰。居晉某
時。周郵氏家挑父。四使呼晉為祖。父於是。一切讀書
應試。三歲皆昏信之道。光初成進士。授平陽縣令。於
洞安州。耆田而晉家。謝貧乃尋至。耆田見。挑

小納乞歸費又不與胥滯送旅不能歸痛恨無地遂
難延死空文批只晉八署照髮費肩勞目戰手呼批
小名曰還我紗束還我命素批驚仆地而卒

林顛成

永嘉澤雅邨老翁林顛成夫婦俱八十餘歲心不能
讀書應童子試不成遂以耕心為生性嗜蚯蚓必先
食若干然後能食每日荷鋤得數十枚連泥噉之
云此物如鴉淨便喊涿去云當一穴粟以鴉矢沙過
風雪不得出門乃取鴉心十食所以備不時之食也
咸豐三年六月郡及孫邑皆大水沒屋翁舍時浮出
一盤大如浴盤翁戲登其上思即栽之游乃結而卷
之水返常盤生賣人不敢買乃烹以自食至一盤飽
而斃

按曰昔宋明帝嘗密議遜虢明祭酒劉俊喜食蚯蚓
蚘好為之癖自去尺三林翁嗜未足怪也

夢唱

人有夢中寤語或笑或哭或怒或叫悉如周友自夢
所言獨異者農人陳瑞獻弟之中表親年垂六十每
遇晝日勞苦及夕酣卧輒適夜歌唱至曉方止所唱
曲亦自拍調但皆信口而出已聲無文耳不字抹情
大父似景書亦能知人之病乃無所不巧

柳生

鄰有柳生夜夢至一邨綠樹深陰鳥聲相應野花香
草色蒙蘂宛然春日之西見一白弟頰曰趙氏宗
祠因入見首堂十數列坐堂上一老人白髮黃衣握
筆研硃方訓童子聽之孟子也其文數異不可辨
惟喜省耕而助不倍秋省斂而補不臣二語最明才
歎叩之為夜犬驚寤^惜其辭不能記亦不可辨

樵異

石橋年久或生黃翳俗言必利其崇遙蔭在百里外
近則數十里其家慕興似有神人告之或得之夢中
故數來私費其事往之乃獨同治七年甌城西郭

五里許及邨土名灰廬長十餘丈中柱生綠苔
一片酷肖人形頭戴紗帽左右只翅上插宮花二株
如劇中狀元裝飾長与柱等下截没入水中水涸全
身可見云三年前隱之已現至今其體而明通視不
去侶離丈餘望之其真里人謂去歲羅浮山崇禧暮
挂採人皆見之頃又得此准此但眼制不時為只可
疑或曰取其式易德特借以示此耳

秦橋

杭州西湖三王墳頭有鍊鍊秦橋赤身及接列跪
墳前云是明指揮李陸所為嘉慶間浙撫陸庸至其
處見之陰令人夜卑之沈於鈔塘江中遊人才共疑
恠越三日潮攤該人一一置之江干於是衆人悶然
復遷至墓前如故閩者及居人在家字家字家留
飲既醉携刀而歸過一邨之有戲通演精忠記屠歡
之愈重心志不亂在場割取秦橋印詣縣自首觀此
二事可知天理在天公道在人忠義之心何嘗沒於

刑問狀

黃惠昌

澤雅秀才黃惠昌道光間赴杭秋試歸途中拾小紅
囊一事。宿祝中貯余灰。即奔還故處。及晚投逆旅。營
人素告曰。我神人也。願隨汝歸。必且利於汝。每夜遇
諸費。寐書則閃現形影。既投家。遂奉而祀之。家由是
日獲。然時移異迹。鄉人過其家者。犯之輒病。死其家
亦示神事。及二子及諸女。多死。止頗多。於是

人咸言黃家之物。迄今二十餘年。黃已物故。乃狀
究其怪驗之鄉。乃神女。俗謂陳十四娘。最靈驗。同
治六年。某鄉人昇神。巡遊鄉境。求庇閭閻。乃老秀才
某氏事。具衣冠持令。信神與而行。黃氏復架鏢。逐神
入鄉。神忽附於秀才。跳踉騰擲。曰。向且扶。至即趨入
粟倉上。見巨磁爐。攫而碎之。黃氏傭僕某。亦踴躍怒
甚。大叫曰。我猛王也。誰敢仇我。遂逐秀才。凡屋脊高
垣。二人靡不飛越。既而相鬪。觀者戰慄。皆稱神降。

只以秀才登樓以令擊僕氣之裂無由墮地而醒問
之如醉如燕昏之然不知秀才曰汝已逸去吾所報
無數皆其子也汝家須急戒之且復醮福緘緘裏好
灰送至四十里外洞橋頭巖穴中殊符封錮乃可矣
氏如屋高扶頓寐旋次年正月洞橋畔亦見女神豈
馬九娘之蓋陳十四回盟押妹也亦出巡救又與神
關皆附人如降雅拙是日大雷雨一晝祀作之也神
來此扶救六中墮卦蟻為尺餘大如椎騫視之如死
初黃氏起造新屋時方正月匠人見梁上一卦蟻也
九淨綠可愛疑此夏蟲今何得乃豈知此扶先遷新
居當時善擇斤斷之不尤甚便哉

後曰蚌螳雖物亦么麼耳乃能數與神戰迨久始
敗何力之大哉聞昔吳氏殺之不才子伯札投
德東海化而為螳其子孫蕃衍蠶食禾稼後人誤
伯札善訪為螳蚌知此蚌螳亦其族類也故強大
乃能吞若陳十四馬九娘之蓋其師持行頗多而

居皆稱太陰聖母。三宮則似國母為神者。何所多也。嘗觀於信通稱掃人曰娘。嘗是尋常婦女。初祀小祠。後因娘之。稱疑為國母。遂大其門宇。而名之曰宮。是在他方之民。未知其由之故。又其歎廟亦然。昔吳越間。有直通神。本是妖物。索人之畏。其害乃建廟。稱神以捐之。及五通相繼。敵陳已。人。就其廟。改立他神。而五歎之呼。猶相泥不絕。此皆吳越人信鬼所致。然要在淫祀之列。為秋旱之所必燬者也。

帝商

北港帝商。寓釐江。遂旅樓上。夜半聞樓外隱之人聲。聞自望之。見有神著赤甲。燦之照耀。手持仗。長丈許。與土地神共量。諒列肆。及于樓而止。土地請曰。旅店左鄰。積惡盈貫。而不立焚。內敢問何故。神曰。彼罪不以此宜。大行焉。其家婦女。將為技也。商大驚。知有火穴。及曉。暈帝出。移寓他店。將晚。商不能忍。私設遂

旅主人。馮氏遷避。主人不信。至二更果焚。如昨所夢。
高了自矜。以責主人。既而返寓。聞氏帝火。常亟解
視之。中穴洞多餘燼。僅遺屋外四周一壳而已。

甌城新掃

甌城墨池坊人家火起。鄰及新娶者新掃。堅坐房內
不避。時火勢甚熾。一家人泣請不從。邑令使感趣之。
終不肯出。衆無如何。任之而已。於是火至其室。忽返
風。燭燧水龍亦一灑而熄。掃竟無恙。既而憐然。或

督掃或責掃。一曰。新掃曰。我生周歲。即喪父
母。依孺鞠養成人。早自恨命薄。今為新掃。裁二日。家
即遇火。人誰不以我為不利。取不如死也。邑令聞之。
曰。善。新人殆早長行乎。可為我言之。掃曰。妾年十九。
常立閨中。只何善行。令曰。誰然。必及之也。爾試言之。
掃沈吟曰。誠無他。惟平居煩搨褻服。未嘗曝於日中。
皆於陰雪乾之耳。令曰。是矣。日為火之精。能不干犯。
今氏耐也。衆咸識之。

長人

同治五年。提軍山東人。携其鄉人來其地。行
遥望之。如騎馬上。提軍後。提使坐於轅門。觀者如
堵。自云兄弟六人。長皆相若。只一妹。長尤俊。時
後曰。昔春秋時。長狄數為中國所敗。雖長至此。今
此人長矣。未知其膂力如何。若無大力。則齷齪耳。
為不巨觀也已。

擊潮

以海潮攻直

策

海而感不可

盡知弟要舟艣

岸其勢甚健。乃亦及板石可遇者。然此言裨益。不潮

若在。大洋恐未必。於是西南四十里。有小港。潮自鰲

江逆入。及浦。漸淺狹。一日潮至。甚洶湧。見童呼群喧

喊。爭指石。亂擊潮。即伏不敢上。轉往他處。及群散

潮。又至。群見。復知。又擊。又退。其故。不詳。豈喧叫。威極

足以。其。實。次。果。亦。射。潮。唱。潮。事。以。一。如。

卷之三

啖咭 一美 此石礮器 利又不 錄視明且善

鏡以數寸 少差同治十一年六月 龍尾流之 然從鏡中窺如 在目前矣 人騎於無忌款 與天閣乃戰以礮照擊龍之 驚振揖之 紅騰飛 不知墮落何方 若落於陸必成齏粉 若仍落海中必 顛倒及要空至沈沒此自作孽者宜其死也

鬼題壁

此卷閣邨詩

六直

以雷而初過天東晴無書

在中見一人 雲霧而 面短鬚戴烏紗 軟帽著紫 絲袍 躡四履 我捉案上 筆題於壁云 我家遙住 在秋壘 幸使江南到 浙東 風雨濤 歸不得 孤魂猶 寄闌邨中 題說擲筆而去 生驚寤 起視壁 向墨未乾 也

後曰 魂帶依魄 故既葬則其鬼時在 墓頭 此殆前

明東 題不返者 諸君 伯公之 慘死 夫失居

補 情不署口 無所致

沈

典史海陽忠之浙候缺... 陽沈生為杭太守暮客
凍与友善歲贈垂盡二人同遊吳山至城隍廟前只
相士見沈驚曰君面只晦色不出十日不可言矣沈
聞甚憂遂謀於里凍曰死生只命術士之言何足深
信沈曰不然吾我以福者不且信與我以禍者亦可
信也且彼榜上之錢嘴二字其技必精善言不驗不
過歸言復來於我何復吾行必矣深不能復留於是

歲朝大別諸... 歡... 慰... 達語既畢汎舟
而去时天將雪沈乃命温酒畫出所餽路羞牆列案
上将圖一醉行數里岸上只踉蹌而走者呼附舟舟
子拒之沈曰日暮天寒何忍出此舟子曰半途而來
者其入可疑例不敢收沈曰此亦無害吾自備已而
已中令小泊招之下其人衣甚凄形容瘦慘顫然
飢寒也沈手... 司飲不... 問... 人不居問何往曰
將拘... 及... 乙沈乞借欢祝...

上及 沈君立第三六 爲乃沈 由商曰沈某者吾

同姓親也若能免追當之 酬以入辭以不能沈曰

然則小留一月可乎又不許懇之乃曰承君厚贖誠

不自按清約十日爲期御以振德比之富舟方泊其

人一躍而去候款不見生每登岸柳細間道傍一

舍丙及婦人若聲而哭沈疑之遂入舍見必婦涕洟

潛之其夫列坐 愛之上生聞中男子怒其誦沈

問其故氏友 舊 借書心 佳作貿易資斧不圖效

道折閱今子亦通 心 盡力不能償不得已

驚車於債主處 成券今將別矣而吾婦忘其子不

肯行是以泣耳沈爲之悽然乃問秦人曰君何且下

金可還乎妻乎秦人曰誰款妻哉今婦不肯去金又

不還若還我金我又何求沈曰悔乎曰不悔沈即肱

送取金稱沈置秦人前秦人叩取金還券出門而去

沈以取大券券夫婦跪拜 謝沈婦至家還命料理

後事告以故家人愕然夜半只叩門求啓視之附

舟人也謂沈曰君之親新行一善事已加算二紀矣
然問者至許其可忘乎沈曰然吾欲忘之即以十金
伯也袖中其人亦悅起而去沈曰 舟人已遠沈返
見金在几上乃悟以十金買核棗及買鱸使往抗城
隍廟與常像前焚之

魚鳴

西門道湖舊有神魚更其申至今湖中魚獨不可犯
置放生潭建亭湖心禁不捕但予垂釣已已三

月廿二里人設棧釣於湖干得大鯉魚重十斤城內
酒館買之切為臄阮割其腹利其腸魚忽為若蛙
聲酒僑懼問置於太保廟使之瘞於西山中才是湖
干彈釣十餘一齋俱撤

後曰人云大魚既刺如脊骨 筋亦斷魚輒及聲
以水尚能行數武此及深矣魚夫乃在岸能鳴者
况已刺乎此必神物也

巖合

永嘉澤雅鄉有人聞鼻賦重乃收拾衣物納大箱內
與僕負往山中覓大巖洞入而藏之欸鳴蛇一
聲巖合如蛇僕在洞口急躍出岩衝至巖以刀截之
而走其人遂沒入巖中焉

張穀雨

康熙間宜鄉張穀雨初生時天雨穀連前樹青滿室
檐頭溢入室內家人恐屋欲壓預此漂貴物試張婦
人裙以厭之穀果心自忘見穀雨既長里中遊神

夢預管事者曰明晨財富盛過此當候其過乃出至
期無他人惟穀雨過祠前於是里人譁然以穀雨為
財神咸趨附之然穀雨家不中費亦不善治生後二
十餘年過無人於山中相約供去至次日一卧而終
後曰食与貨証言語与穀証後天与以穀故張氏
為財神惜乎一任天雨使鄰里共取之則雨膏不
盡而富及一邨矣乃厭而止之此張所以往得
名而每不樂言此卒与異人供去也

吳眉

吳懼臺

吳太僕懼臺少讀書鄰邨夜以指燈二前導以
母倚門以待常見之語一及僅見一燈心疑之問曰
汝在館中何所為曰無之也信力詰之吳乃沈
思曰惟只昨日為人害一婚者母問女年幾何曰三
十餘母曰此再一婦也書之損陰陽矣吳懼明日
往治還藥之次之燈復二其抑病疾吳往為之二度

與相謂曰吳太僕來吾與汝若入瓶中避之其持問
言私屬吳曰汝取吾床下二瓶固塞其口并若書封
字以鎮之吳如吾教既而汝使投瓶於江初鬼入瓶
中其持精神頓覺與朝至是病遂愈矣

營卒

甌城營卒黃巖人寄居八字橋仁道市途遇婦人年
可二十餘姿容姣好見卒舍笑如曾相識卒心惑之
目送之去兀立而望卒因嘆之婦果返卒喜曰彼婦

已久我居在途獨愛無人顧一過為幸婦異其難色
至家詢之由來婦飾詞以荅卒不信婦曰我言君勿
怖我非人飛霞洞主也與君君當得緣故來就君之
疑卒以兵戮懼已也亦不吐詰之時已暝遂與同寢
歡洽甚至比曉而去自是每夕來與卒相愛如夫婦
如是半年一夕至款乞緣故曰與君緣盡止一夕與
君如不忘妾嘗時不視我出二丸大如豆負而紫曰
懷此可避諱災於是鳴即起泣別而去數日卒思

之乃至中殿寒帳視之見掃生中窅然無異大醫
而婦始洩其事二丸後為營弁強乞一玄用之每未
見之效飛霞回主傳報紅粉夫人追歎出等人或謂
妖物憑之未可知也

池錦波

次年夫人又崇一少年池錦波瑞安人年十八學業
於錦肆以過誤為其所鞭撻憤而逃歸遂矢志讀書
閉戶不出至二十餘歲讀書永嘉郡中時夢與夫人

接夫人脫繡鞋納生袖中生探取每弓而左袖弓以
香數日不絕生秘不言初生在館課菰未甚弓以及
遇夫人後智慧頓生文思日進遂出應童子試輒列
茅郡試遂冠軍於是友人咸來賀生約眾飲供酒饌
頗盛往賽夫人以其餽宴諸友既而殿道飲既生
生竊起買酒所至見洞口乃繡鞋一雙即夢中物也
亟指之鍼繡精巧足彰奪自非人間所弓生喜如獲
異寶方玩矣間為眾見以手擢之以傳觀生乞不還

怒形於色，竟謂生片一私，結之生亦得已，以實告
乃還坐，鞋戒生當彼，以能之不然，恐終乃害生，深
謀之，改而學使將臨生，忽患頭痛，數日遂止，鞋猶在
床頭，解衣尚閑，又及矣，枕長寸餘，裂之中藏，麥
葉少許，系于四指，撲鼻也，巢

埋且復活

鳳林鄉梅溪王乃孝子，娶妻連生，一女，總年一男一
家也，喜才十二日，將遇風疫而死，夫妻痛哭，絕已

而以敝蓆裹，負荷，組山中，泥坎，瘞畢而還，時天寒而
雪，三日後，歛一犬，抓匠，露見，撲之出，羣犬皆來，分蹲
視，不齧，俄而王族人過之，聞之，狸鳴，聲尋之，見其在
泥中，手足蠕動，喘聲而甦，蓆未猶啣於口，異之，抱還
于家，父母得之，狂喜，失足，及母，雙乳，漣，急以飼
與一吸，而盡，於是台室，備，如獲，無寶焉

靈州山農

靈州山農，獨安，熊，獲，入深山，中熊失，生，推

得蒼涼事。與共寢宿。結。正。守。蒼。亦。未。及。室。初。也。
怖。後。習。而。安。之。自。是。一。如。文。掃。居。五。年。熊。產。一。男。
與。人。無。異。唯。胸。前。猶。有。茸。毛。久。不。落。且。歸。熊。守。也。奏。
不。得。隙。一。日。伺。熊。遠。出。遂。負。其。子。以。逃。至。却。北。門。保。
呼。火。燒。門。裏。入。城。門。熊。歸。知。之。即。追。蒼。至。門。細。不。
敵。乃。忽。踊。數。四。以。頭。搶。地。死。郡。人。哀。之。繪。其。形。於。
城。門。外。日。久。加。飾。至。今。尚。存。蒼。姓。暴。氏。子。孫。相。傳。十。
餘。世。今。其。人。胸。前。皆。有。毫。一。絨。詢。之。亦。不。諱。焉。

後曰人之生也固父母精血所結而成其血脈之
所貫誠已轉任而不絕者同杭州李綺堂先生曰
族巨拇甲皆斯吾鄉蕭門之季大實者能星命術
云是抗屬偶來予家詢之果然觀此則暴氏之真
傳信矣

井樹

青。邨人家有一井。上。有。樹。覆。之。家人。以。水。壽。
皆。至。百。年。邑。令。聞。之。汲。水。飲。先。飲。其。父。以。試。之。

飲水并氏 致令乃里其臨

宗後 少壽者

後曰金盜泉則貪飲井水則壽臨行伐村貪人如
是井水望復靈或不思南國甘棠民尚不忍伐而
忍伐民之村况村僵身携婦其用癡武令也

二真

余伯母封孺人歿西工陳一善為圖真陳任市心街
宗為小樓書既成丈帝數層黏^壁上其固也時八月日

將哺忽西風入樓簾然一聲掀帝從樓自出飛上車
共翱翔於轉如帝畜一般觀者去車移時始墜於東
郊農人拾之送還後數十年余妹倩張氏家失火一物
無遺時妹已亡數月次日於解燈中剔出妹真一幅
竟體依然絕無焦痕巨燦之中獨全一帶又不可解
也

林瞻巖

坡南林大 瞻岩能醫目 偶道帝 覓居人 宰承眾曰

未見此取大石重當至三百斤而行客應曰此猶
非大吾曉過福州見宰大承約可 解酌不至平
千餘里何云曉過咸以為戲言林獨信之私念此異
人即隨之去客問何為林曰君僊人也能乘風御雲
願為弟子客笑曰何妄言哉乃急行林迫之自後持
其衣塵之不去客曰以我為仙我自能逸持每益也
林曰如師之言必歛足奔雖然豈遂無以教我乎客
曰君之仙骨又無宿緣將若之何然君實塵世所求

不過利耳姑為圖之即從石中攫一拳石予之曰
此可以獲利林受石客遂不見林蓋異之憤然而歸
見石瘦石可愛中凹如研地蓄以水不涸於是以水
試點病眼之輒愈其效甚神遂榜曰林曠岩遠近
之利市三倍由是宗祿及林奴傳子子毀群孫守不
石忽不知何處去宗祿漸落而迄今言隱目者猶
稱林曠岩也

曾祖母項孀人永嘉人郡信安婦擇時交持多生由
酉之潤新人出彩與端坐堂一候 十一行禮人言

吾之祖母昔為新人入門坐堂候時方值申初亥也

曰速持堂速持堂於是眾客既之闕堂嘩吳宮成

既新人款持當如屋如何正匠時耶遂命鼓吹攤新

郎同持眾咸留新掃庭及後觀之殊不癡至頃氏也

此皆一傳字素單寒以貿易為生迨娶祖母連舉六

已四子積者皆入序序成均家亦暴被稱小有三世

一衍至八十餘人大半讀書可到大家祖母壽至八

十一臨終乃召子孫及戚黨俱集謂曰曩者吾為新

人趣持堂傳吳郡城數十年至今尚聞道及吾所以

不言其故者恐洩天事也今可言矣當吾生堂上堂

未煖從絳紗中望西北角欵紅光照人天門篇云

演劇蟠桃會將散男僊女僊各相問儀持術一

端無慮數十百人錦憶富與光彩燭燭真所神此

排雲出遙見金銀臺也吾歎系此吉時不覺大呼僊

持煇乎遜也僅餘數仙將耳若印行禮也福當無量
矣倍畢而逝

後曰曾祖母之祖母可謂賢婦矣不知其他
此事能忍至六十年而不言任人嘲笑其苦
也若為丈夫豈不且成大業哉

邨婦還魂

瑞安坊下邨婦人死既殯七日復生先是邨中
地祠神頗靈異遠近來求籤者一秀才解之屬中

時得謝讎遂以為業一女邨婦夢神謂之曰汝是余
養女當在祠解符勿為他人攘言也次日婦即往祠
中自謂能解試之心中信勝秀才由是人信婦秀才
無所得意甚乃詣縣訟婦及道惑民請飭毆禁令
之使隸至祠過婦之曰吾非爭利實神命也吾之而
已何必逐哉遂婦秀才具婦言復入祠執紼如故
婦以夫病往禱於神秀才怒之復來詈之婦與爭辨
秀才毆婦之傷遂趨回入房梳洗整衣履復往祠

所不歸謂其夫曰吾憂傷欲死、當即殮但每晨
余一支呼天一聲我能復活切勿鳴官致吾收驗也
領畢而迄夫從臣教而婦母家眷屬聞之羣求李命
邨人為解從秀才贈婦兄弟等以寢戶事於其家婦
停棺屋外田畔至七日後日將映忽風掀棺蓋自
起邨人見之大驚其夫至見婦果生手握棺釘問之
能言夫歎抱出之婦不肯曰姑俟數日後方出彼秀
才必且復來也乃昇棺入室秀才聞之果來謂婦仍

死証賴負其棺蓋而去曰速還我鈔不然必訟也
也婦曰爾吾信死乎以每能卧棺中不食不遺溺
十日當還以鈔衆咸謂然婦年三十許有子二女
一使子其携子女至官自疏還魂明非偽死令兒
狀異之賜其子帽并衣一褶又賜紅衫於其女許
其息以掃生棺中數日飲食極操其音心獲邨言
事能前知云此去吾子女皆得貴貴矣果然既出
故復如常人

古弼

邑象山古弼廟相傳有虎啣香爐刻神碑并誕降辰
於上又顯跡於象山之陽鄉人因建廟於其地神德
至閩小見痘症每歲善社還閩人常見靈異知而

言之

楊友

道光初年萬金黑蠅蔽天鄉人呼為烏蠅連歲來去
無定古為苗害百姓敲楊以苦民楊友奮往以衣

括天師之感生誠予以朱符數帝錢碑一而使歸思
樹上并贈以利刃痛過下湖遇白衣婦人刺殺之友
行果遇婦人與友見其柔婉可憐不忍殺婦忽不見
友悔之及歸如師教誨漸飛散或云婦即蠅精不殺
之類未信也恐為害他方云

陶山老人

瑞安陶山老人年九十餘遇粵賊至一家離散死已
誰遺一身子於其所鄰四憐之使傳食於一軒

心厭之老人耳聲怪震雷無知一日忽聞頂上念
佛名聲異之既而時之聞之以告人亦不信也後數
日居一破屋初更許乃女子掩入年方十六七顏容
絕麗云來款與翁同宿老人驚曰我雖年老安可與
女子同卧汝宜速去無令人見也女不肯去即趨床
頭憫老人而坐老人覺後乃物如響然視之乃尾
如犬大而長怖甚欲歸歛穴中躍下一箭方面銀鬚
手持麈尾向女一塵女遂遁去

談曰子焉一身全無靈礙既淨且寐是故佛來通
其項而狀亦歡悅或男女禪黨內外腥穢垢且礙
之佛何屑焉

張瑞鸚

明僧張瑞鸚勒幹者直有孺持業氏子幼居西塘相
去數里張經紀其宗朝往暮還二十年為增買田宅
甥阮成立還之無秋毫乾沒一日早起往業氏行坐
里間後乃聲如鳥鳴其極而視見一雉隨行大雉

解何伏不動張乃渡。復行。亦行張復何視。伏如足數。四張知席。其善心遂行。不顧比及。持許。而身去。不知所在。

後曰。河席。只依陰稱人衣。使裸。然後席食。不。然。則。吾。以。蓋。張。君。子。人。俱。不。敢。犯。也。每。六。時。只。德。而。而。邑。見。仁。席。欲。

湖前邨人

湖前邨人甚自少謹厚。澆和。長齋奉佛。年七十餘。未

嘗與人相詬。許鄰里稱之一日。獨立橋頭。忽攘臂。躍。罵。不。能。口。移。時。刀。止。東。恠。之。問。其。故。某。曰。對。岸。只。一。無。端。罵。我。之。故。報。之。眾。謂。佛。來。試。之。也。既。而。歸。遂。病。三。日。而。死。

後曰。死生乃命。七十已不為夭。非必以罵人而死也。怒傷於中。毒竭於外。故死。然亦死。佛來試之。乃物矣。其能忍於數十年而不能忍於一思。惜哉。

黃孝

南湖黃存廣年長其家及長知名鄉人皆其風成而
好攬以事至五十餘始領鄉存猶習故技益無所獲
族人沈痾入冥中見黃禁錮一舍之外多在縣記者經過黃
問曰君歸人未招予否或對曰君黃警曰危矣俄又見
其家作李學潮荷錢鍊錙錯數青衣童之去族人悉以
告黃又曰冥府已備屋待君為具述屋狀云初不信
後數日聞李歎以暴疾死乃大怖曰既而曰吾如家

鄉望多以召報來託恐情難卻將適遠方覓館授任
以避之於是與清某家聘黃課兒者遂赴某居之別
然黃入見館一如族人言大驚遂晝夜誦陰騭等書
未及園懺悔居半歲至秋初月夜散步館外忽見異
嘯共居隔宿症生困憊下體遂成因醫數日彌增
至心斃婦南湖在平北港与相去垂三百里未
家而卒

矮松

六街粉面

真

中道

七寸行頭如盆大面斑眼黑如漆身徑圓約五寸眉
直甚手且於轉地上欲外出至門限不能緣而止
未驚喧須臾陷地中不見



溫州

溫州府國文館